四季文學會

詩作研討（第二次）

「四季」詩作研討會

時間——一九七五年七月廿五日（週五）
下午七晚半
地點——九龍旺角彌敦道760号十一樓
五号（大大百貨公司附近）

目錄

歌或者夢想	康夫
把寒冷給我	羅少文
妳的顏容	陳炳元
記一九七四年盛夏一次長沙之旅	張景熊
東涌	吳煦斌
沒有人的城市	何福仁

卷

節日之後
大三巴牌坊
舊檔案
遼亮的喇叭声
嘩啦嘩啦
頑童
彩虹
美麗
風雨花
黑暗巷裏的女孩
褐红色的一天
故鄉 你很遙遠啊 / 遇你
其他

羅維明
梁秉鈞
翟發運
莫美芳
黑教徒
尚木
方禮年
温乃堅
禾迪
雲方
落落
張錦銘

歌或者夢想

廠夫

停雲停雲
遠方鳥類飛翔
視界穿越
鐵絲網球場上
頌唱
芬郁擴散
茶香隨濃度捲伏
靜逸
划向午後
脈搏
嗒嗒於滑走的刀光
歌者自歌
在温室裡唱
有人鼓掌
有人把閉塞的耳朶開放
窗光迴轉

煙塵去
黑雲來
船泊落下
歌入夢鄉……

一個年青人
藍層下跑來
高舉雙手
面向石牆
一隻綠鸚鵡
停駐他的肩上
鼓聲響
彩旗搖
一個女郎
飄落
自高牆
黑髮拌纏
紅霧散在他身上……
牽紫了網球場……

一格格鐵絲網
衣服摩擦在每條長街上
輕喚低低輕喚
停雲停雲
遠方鳥類飛翔

把寒冷給我

羅少文

把輕笑還給昨日吧
把寒冷給我
在一條寂寞的路上
行走着
是離群的太陽

今年像去年
我心上的薔薇在開了又謝
臉上掛滿了長春藤

即使是
暴雨成災
能再次氾濫我空濶的心嗎？

何況六月
總是多風多雨的
所以葉落也從不怨懟

妳的容顏

陳炳元

妳的容顏是一座相思的島
貧血的膚色係灰白的牆
由靜臥的側面之姿平視
起伏的輪廓
乃統計学上最美的流線
循鼻樑的山脈直上斜坡的岩頂
那懸崖的削壁下
有双線的隧道晝夜開放
悲哀的列車載着說悶的空氣
在你傖悒的肺腑馳騁
妳含愁的双眸憂鬱，惆悵
如霧港的燈藍夢的湖
屢次誘我如醉的舟駛入
就因為愛你這一份
純真和無色的淚
我願拋下一切的珠宝及財富
急々地要到妳的身傍
以温柔貞愛 久違了的甜吻
去滋潤那一片
行將枯萎的櫻桃園

記一九七〇年盛夏一次長沙之旅

□張景熊

遠天無雲的灰幙
閃過幾道電光之川流
換過了泳衣的泅泳者都
不敢下水了
坐看沒有沙的顏色的
沙灘上編織的浪痕
看遺落的洋娃娃的头顱
崩掉半边的滑溜的蚌殼
喝着罐裝冰冷的汽水
喝光之後塞滿罐罐潮濕的
沙粒 計算着
那相間而來的電光
在一鳴一滅的雷響之後
擲高罐罐 隨着閃爍的折電之光
落在遠海變色
霞
嘆起燦々的霧彩透天
面前是泡々的浪紋
後面是纔火燄證明過的
焚燒過後的

易於褪色的
在幻變的熔光中的
染成棕褐的松巖
帶着這傷痕
仍保持不變的姿態
山中有石的果实
暗夜炎陽々波濤的擊響
浪声裏我們聽到
草蟲的声息
然後是電的山川 然後
密雨侵來擊射未泳者的
肌膚 然後
是印在空谷之往返
碎石的曲徑推起一片嗚呼
另一边長沙的沙灘上
仙人掌叢挾帶黃花痛哭
滄浪在纖旱的天幙下
看踉蹌退避的蒼涼客
岸上 藍色和藍色的營幕
撲々的風帆

（轉下頁）

東涌

吳煦斌

遙遠的下午帶我来到這裏
雨蓬和熙攘的陰影
越過道路我看見雨後鱗白的流木
你只在想像中成形
溽熱的空氣中又去了
这森林的氣候
我看見野芋支撐天空
綠色的傘如雨
而对我成長仍是醜覷
慌亂的煙
秋天的魚的猶豫
我寧反堅持
而我在季節的傷害中撒手
這裏是支撐一面頹垣的黑杉
破盆，細疊的乾枝
遠方仍有隱約的幌動
我攀上石堆看田

憂

握著堅硬的石塊
水稻的擺動帶走了穩定的时刻
白色的陰影溶化
又来了一批步行的旅者
高興你能在歌中自癒
我也曾有天空
而我傷於、憂懼
風来又聽見牆下的花開
看著这四月盛放的石桃
我也能在胸臆間肆長麼？

漲滿行旅的心裏的泉水
有人點起烟花
繞着火焰舞蹈
迎着天边的霞光
面对着滔滔的浪紋
燃燒起海棠葉的脈胳
風火中飛起紙屑与地圖
掬一口波濤 焰氣暖掌
刺繡斷掌川分的掌紋
長沙空上長空一片沙
天外傳来未經詮釋的訊息
一種摸索大地的手勢
撫慰渴者的心而化出甘泉
惟是天幙閃耀与裂痕之間
此时一隻跳躍中的青蛙的腳
沿着空上的閃電追索禱文
桌上的水紋和痕漬
凝聚 然後流開
蠕散出幾行
獨自的分川

瑰

畏情於一天的電之激流
紋皺的花瓣
遠望碧晴的灰茫
驀々牽動心之欲望
遠々饑饉的波濤在談笑了
沒有下过水的襤褸的穿泳裝者呵
就這樣坐着 坐着看整個下午的
電之急流
此起 仍是此起
彼落 仍是彼落
看急流如何沒走整串長々的盛夏
然後 堅定凝視
兩個金髮的孩童
毅然脫下他們的泳裝
用一根橫木欄柵
將沙灘上的溪流的談話
攔腰截斷 然後
把採来的玫瑰花編插
在沙土的河牀上
然後我們都失声笑了

沒有人的城市

—何福仁

這城市
像其他的城市
沒有人
你可以走十里路二十里路
但沒有椅桌供休息
並且声明
一旦坐下
就成為一堆廢紙屑
被烏鴉啄食
最喧嘩的時刻
你聽不到音樂
最靜寂的日子
倒令人加速心跳
沒有人的城市
人們都到行列去了
典當一切

大家吃吃笑
沒有什麼值得吝嗇的
像其他的城市
這城市需要的是
三頓飯
兩根煙
然後一晌午睡
此外，讓天塌下來吧
沒有人的城市
沒有吃不飽的
遙遠的宗教
沒有人在前面擦汗
沒有人鬧鐘地咕嘰
你可以踐踏草地
可以將陽光摺起
可以沒眼沒耳
沒有臉
沒有人的城市
沒有記憶
舊的還沒有剝蝕
新的就爭相蔓延

節日之後

（一）

走在多人的街道
午後沒有了陽光和灰塵
一切都安靜了
电线掛着節庆的綵燈
但是煙花的日子是昨日的事
呢～～～

……結果还是錯过
那一晚上的煙花了
只是坐在旋轉餐廳中談天說笑
傳遞一張塗鴉的白紙
繪畫心中的圖形
窗外的風景從一條街
轉往另一條街
大家指着无燈的角落
猜度每一條街道的名字

羅維明

以及燈光的寒暖
然後注視它緩慢移位
離開我們的視线
下一次再轉回这个位置時
熟悉中又添了許多陌生
因此，桌上微微悸動的燭光
教我感到說話的一搖一擺了
數过去發生的事
逐漸穩退在剛才旋过去的空間
和不定的影子裏
而我們只好在白紙上
描上模糊的感情、、、
從酒樓戲院电器前走過
樹容顆粒的暖色外溢
陽光中倒出的水
濕潤乾涸的街道和我們

1

「玻璃仮照着街外繁促的身影
看不仔细便掠走的
許多快樂和憂愁
現在只留住你在身旁
一齐看玻璃里印满煙花的照片

(二)

第二天剩餘節日的快樂
留一桌給隔鄰的咖啡店吧
讓快樂像糖一樣
加進他們飲黑咖啡的日子里。
樹間仍掛着昨日的燈盏
顆顆如螢，在風中
霜白的魚木花里
風不辨日子的新奇走过
掃街的人醉倒了……
酒館街里流溢啤酒的香味
月光嘗着葡和歌呢
煙花的碎屑鋪满一條街道
老的昨日、晚飯的魚骨

都倒在街角的垃圾箱里
仆听一电車恍恍的燈光經过
黑色的夜盈出燈外了
如杯中倒翻的酒
溫溫的浸着公園長椅上
影子和影子的交談
这時候，想你也許仍在窗旁
数树上的燈盏
红的欢欣綠的清宁
夜的云向往不短缺你的顏色
——從前你說
不是節日和假期
也可以生在燈光的旧店
說暖酒的好意
如今我也[illegible]愛看遙遠的燈
了

—1975.1.1—

大三巴牌坊

梁秉鈞

—「澳門」之五

孩子們持着燃燒的煙花
跑上石級
停在這巍峩的前面
看那些煙火黑痕間
高高的聖像

進去時不見
圍繞的三面牆
沒有彩色玻璃和燭火
在坐椅和聖壇那里
是一叢叢蔓生的大紅花
那些濃密的枝葉
比細緻的雕纏更強韌
葉綠花紅
盡去殘破的泥牆

而雲在上面
悠悠抹過
進去又出来

在這祇有前門的教堂边
又一座小小的哪吒廟
不同的神像經歷同樣的破落
門前凝定
一堆生銹的鉄輪
再也不會滾動
廟宇煙薰的黑暗蕪亂中
一行陳舊的對联：
「吾神原直道
敢生多事惑斯民……」
在旁边

次林圍的圍門下
兩個小市民的老頭
正絮絮地閒話家常

一九七三年八月

舊檔案

翟愛蓮

初夏的炎熱又叩响了門窗
獨自翻置一室的記憶
以膠紙貼、繩子、糊液
和剪刀

遠去的人底名印
已不復鮮明
回首張望牆垣剛換上的海報
艳悅一如門窗上無數被
叩過的痕跡
抱在這裡發生過的事情——
爭辯與道賀、交換與質詢

等包裹成一細細
待要遺忘的事跡
蓋上「往者」的紅印
放進木箱裡
鎚之以釘子、鉄皮以
雙手
然而，往者的笑語從指間
溜脫
迴响於漸冷的掌窩
別忘了東灘的浮苔好翠綠
別忘了紙張有利刃的边沿
回首張望牆垣　與門窗
頹然於那荒幻的延續

遼亮的喇叭声

莫美芳

於是我们都笑起來了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說
這是星期六的特色
那遼亮的喇叭声
賽馬結果公佈前的音樂
響徹了整个下午
男人们都聚攏起來
都閱讀著充满號碼和名字的報紙
都留神聆聽著收音機
那遼亮的喇叭声後的
賽馬結果
於是我们都笑起來
說這是星期六的特色
閑閑的機器放在一旁
未裁就的布料舖在裁床上
吐著如煙的微塵
我们都圍攏過來
在桌旁一起吃午餐
爸爸教導我们
說一句蹩腳的日本話
於是我们都笑起來
桌旁的收音機響著
那遼亮的喇叭声
妹妹嘲笑著弟弟
臉上的難看的白癬……
男人们都分散開來
回到機器的旁边
有人在頓足
有人在嚷叫
有人在欢呼

嗶啦嗶喇

黑教徒

卜公碼頭的長椅有雨橫臥
像是等甚麼似的
碼頭的石階風呆呆立著
靜靜又在等甚麼
這是下午
每个飯盒裝的
都是同樣的風景
每人手中的匙筷
都是畫筆
惟有浪声滿腹的
那嗶啦嗶喇
一隻不露的水由甲
餐前得藍藍的蔥油海面
長長的觸鬚伸
入渡輪上的茶水部
吮幾口剛冲好的氣笛声
泛若嫌營養不足的話

晚上
就多吃一些情人的呼吸
每每，把無聊時
便將時間喚來
命它重新編製一套
天星樓下的
卡通發條人

—75.6.5—

「頑童」

尚木

那黄衣的頑童，如此一躍
也抖不掉滿身的蒲公英
痛楚的芬芳帶来
被敲鞭過的暢快亦及
爆烈的淋漓
下
一切俱結成疤了
為什么你總向前盤踞
而忘了頭後拖曳的詭異
悄悄而來的進迫，不知
皺紋如何佔据眼角
咳嗽如何霸着肺囊
他總迷信
一行雁侶掃破了
沒有風流的秋季
雲層之後的云層只有
一個被火燒灼而潰爛的太陽
已被塞在這簡陋的天空了

（那麼死亡竟是如此可悲
（那麼 老呢
　　　年青呢
　　　誕生呢
何來如此欢欣
一陣平靜後是山的崩塌
飢渴的皮膚蠕動着舐着
午後高張的榮光
連足音也被時間瓦解了
另一頑童又再躍起
抖不掉是銅壺滴漏的脈胳
在你周遭，撒下
一點點宿命，一點點惶悚

彩虹

方礼年

彩虹的美麗
还有誰不知道
可有人在灯下游水
陽光照至中區的皇后像廣場
噴水池边
可有看見过嗎
從然—在雨後
七色橋依舊沒染起
久雨後 總盼她的出現罷
金黃單色的喜悅
尤勝七色
雨傘不用拿了
露天下仍恐久熱—
風祇吹散白雲
陽光下的彩环
來既突然— 去更过霧散
不該責怪四奔的人的疏忽罷

一九七五年、六月
十四日、

美麗

温乃堅

從夜的缺口
飄來陣陣天籟
夜的斷面
透出隱約的霞光
不再徬徨
於自我的囚牆内
推開懸空的一扇門
发現了純粹
痛苦有它自己的含義
正如快樂的真徹
要是幸福不可强求
那末，先來的憂傷
亦会是一種美麗

風雨花

木廸

「他們說着兒時舊話」
我附和着他們蕩漾的笑声 心里却想：
「羅家的風雨花，今夜不知可有開花了」
在這一个魚翅酒家
冷氣機旁的一只小窗
正將這个廳堂和外面分割
那里正下着雨
總、記得你冒着雨
爬上那釘子都鬆掉的木梯
通往那用木搭成的天[illegible]台
那里是整個大屋通風的地方
那里可以看見並排的大眼鏡」
那里有一个可盛雨的木桶」
那里可以看見那隻較大壓在屋脊上的花貓
那里种着幾株風雨蘭花」
你告訴我們
「每當下雨时它們便会一朵一朵開放了！」
我們只能夠在梯下

用脚尖兒站着往上面叫喊
「有沒有開花啊？」
我小臉兒頭兒總給淋得濕透
雨水直往耳朵里鑽 而心里猜想：
這次不知有多少朵花開了！」
然而兒們總活得不久
头兒一離開花幹便直往下垂
儘管我用指头將它支撐起來
你說：·風雨花便要像風雨花
每當雨後它們總得凋謝
而打從那时起
每當下雨时
總記得你冒着雨
爬上那釘子都鬆掉了的木梯……
他們說：
風水先生說
這門酒家要養幾尾金魚、及幾株草
金魚要對正對面街的報館
土地要安放在正門入口處
我的耳朵附和着他們的耳朵
心裡卻又在想
誰家的風雨花，今夜不知可開花了！」

黑暗巷里的女孩

雲

星万星
相撞，
咔嚓，
揃落了碎星串串，
匯成了一條銀河，
点綴兩个空間的死寂

女孩，來看這些星星的瀑布
我掬一把碎星給你
串在妳的髮上，額上。
「啊不！我沒有勇氣！
我……我配嗎？」

女孩，快看
銀河里星光抖擻
我要擲起一点散星
洒一撮入妳的眼瞳。

「啊不！我實在沒有勇氣！
剎那……剎那的路么会是怎樣的」

女孩，妳看
星星暗淡
銀河乾枯
快，快來追跡
這最後的一顆碎星

「啊不！我在想
該嗎？我……該嗎？」

黑流淹盡了最後的一点碎光
空間死寂

女孩，妳哭了。
「我哭我的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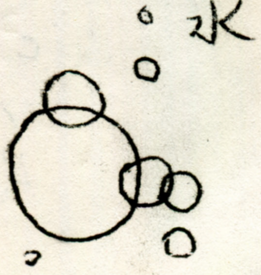
仍是黑暗，四周仍是

褐紅色的一天

落落

唱一杯的癡紅
醉一天的胡塗
渦渦迷惑
在波光裡迴旋
自己的別人倒進的
填腦袋醒酩
又踏過一天
正如我睡遍她們的胸脯
那麼柔軟那麼刺痛
些微異樣的觸覺
旋即罩我一身索然
欲在無人的大海哭滿臉的自白
撒一地的混亂
檢一地的雲飄
心中跳躍著串串彩珠

由前边團團的麻木
往後边層層的雪堆
然後捲一席的昨天至牀前
細細地反省
沉沉地詛咒
像在灰暗的天色
盤算放肆後的更新
怎知天仍是咄咄的壓下
不覺中心意亂了
溟濛的空氣伴著我倒進
口口的褐紅
在那日子砌成的桥
晃盪般悬吊著
下边的流水



「故鄉 你很遙遠啊」

無論置你在宇宙底那一角
你總不能揮斷那五千年之血緣
荒謬的時空
植你在由来地方之外
故鄉是一個謎
你常以抽象的一切去提摹
以耳以愛以思念以書信
去觸及去攀附
並以孩童時記憶之模糊
曾兩次真實的兩次
貼在那塊泥土上
大屋池塘禾草鄉音
及叔々追捕偷果子賊的步伐
祖父底面孔也是一個謎
且將永遠猜不透
祖母底慈祥已殞落
放逐異鄉歲月
何期悠々

張錦銘二首

去觸及 去攀附我由來的土地
並嘗試去遠接我体內五千
年之血緣 (1973.1)

「遇你」(1971.7.15)

萎靡在遇你之前
富麗在遇你之後
凝純情為彩筆
描繪你萬千的形像
之後
有你自我四周日升起
牽着繽紛
綴着花環
洒着音符
你以濃情會我
我以真摯擁你
且双纏也双繞
看那星月將為媒
自你我合掌祈告一刻
便決意踩上那同一的花径
通向永恆
迴往華美

一九七五年七月22

無酒無魚的晚上

手印三十本

與大家分享